



卷之二

論過篇

過人之生機也。聖人所不能無也。人無過則物而不靈何也。天以極寒極暑而過也。土瘠好川安決而地過也。然寒寒暑暑而不害天。天于寒暑過之矣。瘠好變而滄桑無常地之過過矣。人得天地之氣而安能無過。過者過而不留也。雲過太虛客過逆旅。雲不點太虛客不礙逆旅。若住而留焉則不化。不化則點且礙者多矣。故曰所過者化。過化之

是夫主腦



過過也。人生本體清淨，一物不加，只緣習氣所結。遂於本體磨盪處，不能不來渣滓。此等摠是習氣，無關本體。猶空之有雲，逆旅之有客，然亦是靈性。翕張鼓盪而有之，故空不能無雲，逆旅不能無客。而生人不能無過，世惟木偶土梗，無知覺運動，纔不入于過，然天地間亦何用此木偶土梗。人之靈於木偶土梗也，以其知覺運動也。既有知覺覺處，亦過矣。既有運動處，亦過矣。覺而過過而覺也，動而過過而動也。不得謂偏覺礙覺妄動礙動覺。

不常非人

毛求絲晰

應生機

則無偏動，亦無妄矣。其有偏妄者，留之故也。前境不往，則舊境不新，舊往，新生如環不窮，過即無過。此生機之妙也。今夫鏡日照而翳生焉，水日流而滓生焉。然翳與滓無與鏡水也。不拭則翳矣，不澄則滓矣。拂翳得鏡，清滓得水，易簡直截，過還無過之真光景也。是以至人虛中而待之，獨力而主之，不於神明中關是非，非亦為是不於潔白地別垢淨垢，亦為淨。淨空碧雲，仰面青天堂，上接客主人，內守雖百千過，無一留者。若久而留住，是陰靈累。

是所以復于死過者

引何初集
日蔽睛空盜入室而據其家也雖然羸安能有其
空盜安能有其家哉

不是為有過者開一面直是教人速于改耳

○○○清途篇

今制公卿大夫之嫡子造之大學則為任子其舉
于鄉入于成均者為孝廉其貢于庠對于廷而肄
業國學者為明經此三途者皆取士之正也其以
郡邑諸生入貲者廩增附遞減其額而得入國學
焉已非途之正而猶云升其俊秀也至于今事例
開而汗濁濫褻之極矣賈人之子賤隸之兒舞文
誦成之丁男中貴貂璫之蠢賊擁其高貲騁于都
中朝輸納而夕衿綬矣襁褓乳哺之未離也而束

一類
紳
縉

似此國事
真為穢途

可為痛哭

引。何。不。身。帶。同。僂。僂。拜。跪。起。伏。之。未。閑。也。而。冠。裳。似。沐。猴。形。聲。點。畫。之。未。習。也。而。遨。遊。類。兒。戲。揖。于。前。則。賈。師。尊。序。于。列。則。差。同。儕。而。且。監。規。懶。于。讀。誦。寫。做。倦。于。抄。謄。班。行。曠。于。步。趨。肄。業。苦。于。時。日。多。方。營。撥。總。恃。錢。神。之。有。靈。百。計。偷。安。但。指。竿。牘。為。奇。貨。令。坐。臯。比。者。朝。夕。對。此。亦。安。能。展。布。毫。釐。之。益。哉。夫。古。之。時。簡。大。學。之。不。率。教。者。而。移。之。郊。遂。今。之。時。簡。郊。遂。之。頑。鈍。無。恥。者。而。移。之。太。學。未。見。朝。廷。之。能。重。太。學。也。且。國。家。即。以。太。學。為。市。所。得。于。

入。學。者。奇。

且。一。時。之。

竟。習。為。長。

盡。

痛。心。裂。目。之。語。

此。輩。寧。有。幾。何。適。足。以。濁。賢。路。而。輕。國。典。耳。若。曰。今。日。利。其。貲。而。他。日。即。使。為。郡。邑。一。命。之。吏。是。君。貸。其。本。而。使。百。倍。取。償。于。民。是。又。不。惟。以。太。學。為。市。而。以。民。命。為。市。也。朝。廷。或。未。之。思。乎。故。今。日。欲。造。人。材。莫。如。清。太。學。之。途。而。革。事。例。之。濫。說。者。曰。此。理。財。權。宜。法。也。予。應。之。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多。方。以。取。細。民。之。利。而。行。市。道。于。教。化。之。重。地。其。辭。已。先。不。正。而。財。又。何。理。焉。故。革。事。例。者。不。惟。清。太。學。之。途。而。亦。以。正。理。財。之。本。也。

入粟上馬穢不自今日然為工為遼何盡天下
 而穢之甚且錢神之靈復抗顏人之上曰父母
 公祖嘻穢之及人何時已哉
 痛快之極不數長沙

○韓魏公不欲分別白黑意指如何對

天下之患莫大乎太分別太分別則不肖者無所
 容而賢者亦局于所見而不化此亂之道也夫令
 不肖者有所容則君子之路寬而小人得以供國
 家之用令賢者不局于所見則門戶不立我心不
 生洞洞濶濶順物之來而變化皆有餘地君子所
 為用天下以治天下其道如此夫天下原無分別
 君子亦何必分別之君子不分別而分別天下之
 主在君子故君子能用天下賢不肖而適于治若

此用非是
 調停直是
 徂詐作使

引証極明切

見大

其一。分別則天下賢不肖將有不勝分之患。不勝分且有。不勝混之患。是以大亂。今夫人身盡血肉元氣也。結而為瘡。為癰。亦身也。內消之而不使潰。則癰瘡化而皆血肉元氣矣。夫一身則何分別之與。有治天下者。無視其為癰瘡。而必欲潰之。則天下之血肉充而元氣固也。今夫操舟者。一柁在手。不必安流。是而風波非也。秦越人相陰陽虛實。而治人之病。不必參朮。良而烏喙毒也。夫主在我。必有所用之者矣。凡太分別者。皆其不能用者也。

不能用則謂之無主。窶內之身不能鞏。窶堂下之人不能斷也。身在黑白之外者。乃能別黑白。爾能別黑白。故能不分別。黑白是以君子之用大。昔者韓魏公嘗言。才氣須周足四面。入粗入細。乃是經綸好手。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至其他則曰。才偏規模小。是以三十年相業。擁護幼君。提挈母后。弄任守忠輩。如掌上雛。而歐范諸公。皆得盡其用。經綸規模大。畧具矣。原其得力處。正以不分別。黑白一念為之。故夫用天下治天下者。若韓魏公可

也

不分別何以用人。太分別又何以用人。識高而
字弘當是賢不肖之治。

癰瘡皆血肉。烏董皆良藥。不可不知。

○○○閒閒子解

肩恭才

閒閒子性鈍喜讀書材拙喜著述善病而臞喜接

引賓客談文章性命之事弟子愛閒閒子者進而

規曰盍枯坐而冥心絕軌跡而塞兌以護其氣乎

閒閒子佩其言扁其室曰閒而報以閒之說也人

之生也輪輸轂轉殆未有停機焉天道之生而藏

也地道之潮而汐也人道之動而靜也往而新運

而不積新故生不積故閒矣流水之涓涓汨汨而

常清也瀦而蓄之有不終日腐者幾希人自生而

是為閒

寄則不可
不審所宜
矣

即涉于動矣。動而靜，故靜不可見而動也。善所謂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今人但知枯坐之為靜，冥心
之為安，絕軌跡而塞其兌之為暇也。夫安知不枯
坐之靜，不冥心之安，不絕軌跡，塞兌之暇乎？且人
之靈心，必有所寄，不寄之于詩書文章談論，則必
轉而他寄焉。夫他寄者，糴逐之場，而濁淖之府也。
酒食醉飽之餘，而博奕籌算之事也。愛其生而生
殘，厚其身而身殃。吾安知挾册者之不猶賢于博
塞以遊者乎？今夫心王種也，王種無為，亦必寄其

論奇論

固不在

權于公孤宰執而無為之體安。若其無所寄而宦
官宮妾必有乘其間而竊之者矣。故王種之寄于
臣種也，臣種亦王種也。心官之寄于詩書文章談
論也，詩書文章談論皆閒心也。無勞爾形而不能
不用形，無搖爾精而不能不用精，不用其形不用
其精，則其為人也同于枯魚。夫形色者有盡之物
也，而天性者不蝕之根也。天性閒則形色泰矣。天
性不勞且疲，即形色不妨日運動矣。故曰制而不
著，放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夫無事者讀書

雜以聞不聞俱視也

辛未春

○○○與葉相公閣下啓

何窮
句中悲

竊念其讀書有限。諧世無緣。遭時休明。賦命寒薄。積戾已浮於擢髮。負疵何待乎吹毛。亟宜抽身以謝公論。是以匍匐拜疏。涕泗求歸。而遽荷 溫留。尚塵就列。在鄉國皆曰不可。豈 君相猶識其木。辜恩難報。于再生度義。不容以終日。恭惟 老師相公閣下安。社稷以為悅。與 聖人同其憂。昔輔神皇。排大難。決大事。措泰山。而聲色不動。今保明辟。收羣策。合羣力。廻狂瀾。而風浪自平。留一日。

藻采與論
議並行

而朝廷樂一日之海寧壽百年而四海享百年之美利至于因材而造與物爲春進君子不求備於小知退不賢亦曲全其大體如其躐治尚賜溫吹自省孤危夢斷長安之日月獨憐衰病情迷故國之烟雲再疏籲天懇祈票放所望收身未路得爲聖世之全人沒齒窮山安享太平之餘日雖靡報德長孤桃李之光誓不辱知未矢松筠之節
高音朗節無懟氣亦無瑣詞

○○○復錢孟玉書

昔年養疴招提今日避喧沙上田園旣蕪妻兒澗疏筆墨久荒賓從稀絕嘆吾生之不辰嗟世路之荆棘似此景況年復一年稅駕未期時光易老古人乘血氣而思自見今且奈之何哉足下三旬九餐尚能馳辨春華賈于知己不似僕五石瓠濩落終身也古人云素貧賤行乎貧賤僕山林人耳原無奢好山齋數椽曠地半畝前種修竹後鑿深池果樹萬株列于墻下草花千本植周庭際每皓月

長統企
未得

天下惟清
編最厚

當空春風拂戶。則披襟散步。命酒放歌。架上古書。信手拈得。開徑迎客。欣賞相對。樂我終日。可以忘。饑。此時又何須襲危冠。于鶴鷺爛金紫。于五雲哉。然而此福亦難消受。則似先天有吝嗇者。然何可。強也。便欲褰衣長逝。負擔束書。吊五岳之煙雲。訪空同之靈秘。冀得名僧指點。參究五宗。仙侶提撕。閒授玄路。而凡胎未脫。俗累相纏。離家未旬。回首迷變。想亦性分上帶來。有此一番霑滯。難灑也。卽欲破蠹食之萬卷。盜神仙之隻字。上取國朝之典。

使人至此
良可悲痛

要遠稽往古之精微。求爲可用。通其條貫。勒成一書。以待來者。而精氣衰止。心目勞疲。神索于輦。思筆窮于揮酒。每構一篇。展轉竟夜。不成一字。嘻。壯年不學。老時悔。今尚何言哉。嗟乎。僕今真無用人矣。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屈曲。無傷吾足。當今之世。僅免刑馬。敢復夜行。不知止哉。茲且就醫海曲。依甥舍而居。世態鄉情。久置不問。若得微草澤之功。藉秦越之力。起其蹣跚。錫之款段。且將問六橋之花柳。探靈山之巔際。與兄把酒銜杯。一傾剗。

鬱積或有期乎。各尋樂處。無撓身世之患而已。

先生既精理解。復饒經濟。乃竟不得效一割之用。非直先生不幸也。

○○○夜坐自述貽自南上人

性不解治生。客居更臆。旅館四壁立。金馬門吏故。善貧月俸所入。裁給薪水。間損其一。二供佛如來。燈為兒子祈福。馬上時攜百錢。遇貧兒號者。輒量施之。長安肉價頗高。獨非腐與南方相當。能甘澹素食。小奚奴經月不嘗肉味。間日謹閉門。或無過客。則科頭坐斗室。不衫不袖。啜茶以供冷腹。至終日。突不黔。性所適也。或俸錢所入。略贏。輒分之。書賈貸其直之半。而讀之。賈人微利。局礙不堪。則傾

據實事却
是快活
事

其樂淺淺

囊而應大率囊索空者多坐此夜惟一榻一衾獨故鄉同志者至則抵足而寢論古今之慨夜分不倦客來無論新故度是日有酒數升則欣欣強之坐且語且嚼倒瓶而止遇交際勞攘筆墨繁困則子夜焚香誦楞嚴一兩段性魯故不甚解聊以淘汰渣滓而已長安有僧號自南僻居城之西隅以情靜自勝散堂後時往過偕論奢糜觀渠又能從世法內下無碍轉語每一往復豁然參解若湯人之飲醍醐似此客居幾忘年月每念爲諸生時

好道除

杜門不通世事于世頗不宜而獨好讀書至錢不得裹紙中山妻操作枵腹相視迺始爲譚經傭以餬其口又不肯誤人子弟好行其直非分所得或得之有故者不屑向俗人作較量往往唾千金于塗傲然不顧其食貧固宜第拙此一事而幸不沒我恬澹所好今來長安中遵而行之粗能自樂向令當日畧有徵逐妄想轉念墮涓涓江河決坊誰砥是今日客子冷落大爲一身苦海矣憶吾執友郁孝廉先生之言曰書生解爲文寧解爲人亦

猶是也。先定其草藁而後真焉。幾不工矣。先生沒十二年。此語至今耿耿也。余不忘先生之言。其敢忘我諸生時耶。
疎：卷：一：坡仙及

敘致直是清福譜。可忘簪組之榮。何計旅懷之惡。

○○○邢臺令王君祠堂碑

邢臺令王君大受。字可仲。號凡生。蜀之合州人也。少讀書。有文章。名喜負奇節。庚子舉鄉試。癸丑會試。為余本房第二人。既登第。擬上書。天子慷慨論當世之事。余微諷之曰。車中新婦。而惜借驂。母乃太早計。君遂焚其草。乃歸。逾年授鉅鹿令。當事器其能。調治劇。改邢臺令。居官溪刻。清冷而愛民。月俸盡捐為民興便利。修橋治道。浚隍築隄。廢寢食。不倦。邑村故有百泉。東匯為大澤。巨鄰十里。鄰

邑南和任縣民皆設閘或爲筒以導之溉其畝泉
故邢水而利乃鄰受君因其下流創爲閘內別穿
小渠引泉水灌十六村田田幾萬頃十六村民皆
得新泉溉田歲大熟鄰邑士大夫爭之力然弗能
奪也余以使事過邢策馬往郊外二十里訪其置
閘處村父老爲余指點建置啓閉蓄洩曲盡潛然
悲之而村父老羅拜痛哭齊聲頌我王令君且曰
令君爲民開永利然役不勞民財不費帑秋毫皆
以俸入給之故令公垂橐而歸歸死於道而不能

下無以
知邑之

葬言之更嗚咽也當令君經始時晝夜督治不日
而閘成又不日而渠成我愚民且有病其亟者嗟
乎令弗亟而鄰邑之旁撓且至閘又安能成而渠
又安能濬哉言已復痛哭余揮淚慰之曰而父老
既已思令君令君茲不朽矣爾邢不幾爲王令君
桐鄉哉父老乞余碑文記之余曰去思碑生祠滿
天下然大都爲顯人潤色功德耳如令君者勞于
民事而且死死而孱焉一子僅十齡豈世所矚睽
而祠且記之抑令君我門下士而十六村父老子

孫食君之德吾當書其畧以貽爾父老他日誅茹
庇一椽于百泉河上爾父老率子弟每社時臘日
伐鼓吹簫爲社以享之我作享祠之章令爾子弟
按節而歌以來令君髣髴之真也遂記而作享祠
之章曰

泉源涓涓兮泉水迢迢開我新田兮翼我新苗我
田旣熟兮我苗且穀長我子孫兮畀我多福吹
我笙兮迎侯車侯車來兮旆旆其旗考我鼓兮迎
侯馬侯馬驂兮雲之下侯登臺兮芬芬採芹兮薦

尊桂酒兮盈尊侯入坐兮式燕且喜醉我漿兮飲
我黍樂我兒童兮歡我婦女攀侯駕兮淹留樂鐘
鼓兮未收祠泉上兮侯時來游護我畝宮兮萬歲
千秋凡我村民兮庇公之庥

爲生者顯榮碑爲子嗣有顯榮者碑乃碑死令
子固笑笑者乎然故可碑也

○○○甘露亭徧庵王先生祠堂碑

竝海而沙環而堞者。廣不踰瓢也。舟車食貨之所。輻輳甲兵魚麗之所。屯集比于通都。屹然鎮焉。堞北爲僧寮。作湯飲以給行人之往來。曰甘露亭。亭供大士像。其左楹乃徧庵王先生祠。亭朔自先生也。先生爲沙上甲族。好修善果。而專施隱德于民。其茶僧如明者。來自天台。善持戒行。率其弟子。謹功課而修雲棲教焉。先生捐金割地佐之。又捐其腴田以長住。其香火使海濶爲鶯頭雞林之寶地。

沙際有赤花青荳之精。廬士女皈依風俗。普化豈特莊嚴法寶。點綴海若已哉。自昔應真賢聖。遊行世間。作人福田。功德施設。現獅子身。立袈裟院。願力隨其智慧。功行種乎前因。遇物顯慈。當身普利。法施圓滿。如日照空。毫無所隔。如潭印月。毫無所漏。于以舟楫。衆生津梁。行脚破慳。化吝調伏。顯迷由其因地。所成非復衆可思議。吾觀世人。辛苦鳩聚。不捨圭撮。貽之子孫。認爲已有。不思子孫究竟。是天地間一衆生。云何此厚彼薄。分別太過。譬如

人。看南牕。不見南牕。若言一室通觀。八窓俱洞。玉摩詰捨宅爲院。趙清獻晚年飯僧。光華到今。與佛同輪。同久。先生形歸蓮地。德在浮提。孫爲通儒。子則清吏。豈曰人天小果哉。

看破世界空花。自覺金錢穢物。

○○○固箴

心如虛舟。憑水去住。住固無心。來亦不繫。孰為維繫。固則使然。如鑰斯扃。如城斯堅。何以釋固。曰安厥止。不遷者性。不膠者理。性既有常。物原無住。如柁轉波。波與柁逝。妄認妄執。芥蒂曷已。握固虛衷。解于無始。

直探理窟

〇〇〇 衡銘
靜則一動則徙握其紐觀厥理任權而不為權使
乃以齊物之紀

明爽衡之列星

〇〇〇 鑑銘

帷燭之蒙不及隅孟水之撼不辨鬚孰貞而明其
中乃虛奩而藏之光有餘

巧于肖象

〇〇〇言誠

并序

易稱辭寡。論語稱訥言。學果能靜深。有得。雖言語至縱橫時。一截便住。若其本體不靜。一開口便是耳目知見用事。耳目知見愈多。浮氣愈有憑藉。如既決之泉。汎濫無已。予性疎簡。而勝于談論。間有括囊之悔。遂作蠱言寶言二篇。以銘于座右。

蠱言

飯甘而蠱。茹平哉。茹而傷生。知其蠱者。吐則乃已。

當其欲吐。強之不。嚙。猶其欲嚙。強亦不吐也。人抑
有蠱。唯言之。毒與言吐于口。毒可言也。言茹于腹。
潰乎。殆哉。獨影而趨。厥武營焉。匪以告人。其口喃
喃。嗟塗之人。歎曷風而波焉。芸芸之夢。其聰窅如
迺。仍于中。竟喁鬼吁。彼夢之昏也。誰叩而言。諸萬
物之來。五臟若使。闕其是非。幻嗔幻喜。博塞挾策。
送馬迎驢。彼今之人。幾夢而途哉。人不動于口之
波。而動于心之波。口波囂囂。心波滔滔。滿腹是口。
晝以繼夜。輪轉泡沸。箝之不可。惟其不箝。橫乃滋
太。故曰止。踈以靜。禁妄。損思。不思之極。惟寂。惟默。
拔其蠱。本口毒。乃釋。作蠱言。
與其言而獲咎。無寧默也。然知咎而默。業已動
于心矣。拔其蠱。本是爲要訣。

〇〇〇寶言誠

凡身以內庸人貴之人言無用則曰唾餘彼離于口哉人之委唾不處穢而處潔也離于口哉賤也出于口哉貴也言出于口而離于口庸人弗惜聖人寶之吾惟彼多言者其以委賢人耶其以委衆人耶與賢者語賢者具足耳入寶谷而數衆寶窮以不識胡盧退焉其與衆人乎狐貉曉凍夫九鼎誇枵腹也彼非實享其美其安摯而告之人道聽塗說累乃甚矣嗟乎徼之若矢萬夫莫住口之悠

別介不復
悠砥柱不收慎之哉寧我如瓶毋我如傾如意之
寶鏞而籥之如其不籥探囊肱之無令珠玉同于
糞穢吉人之詞以齎而貴作寶言
猶金人箴奧其語意而出之

○○○蔡默齋先生贊

玉爾躬粹乎以充其至德之豐冰爾心冽乎以凝
其廉吏之貞屹而岳其中立之卓霽而春其澤物
之群噫嘻乎不伸于朝而伸于夷不豐于位而豐
于施固以原本乎經術而發撝乎良知吾安測其
所宗蓋龔黃之侶而濂洛之師也耶
幾幾一道學

○○○募造五百尊者疏

有納縷垂綬。芒屨而過吾門者。窶矣。而貌堅質類。

能成其所祈願也。吾喜而問之。對曰。吾將以十方。

佛因緣。造五百羅漢。公其為我疏之。予曰。凡神通。

變化者。凡眼所不可見也。即其所為神通流傳者。

猶是口實權說耳。而顯之為相。莊嚴之為金碧琉。

璃法身。特以示夫。凡眼而作菩提。鄉導。即第二機。

且不可言。況第一機也。爾以莊嚴像作神通變化。

不幾逐影。而欲令十方衆生。施者盡皈五百羅漢。

主本非真
神通亦假

心生何最
透肯落

辨才無碍

神通變化中。不幾影之影乎。對曰。目今吾口能說
 布施。眼能看布施。耳能聽布施。一切能圓滿受用
 布施者。誰非影也。離影吾能有布施着落矣。乎。凡
 五百羅漢。離此法像。則安所顯神通變化。令十方
 衆生莊嚴也。心生故種種法生。是五百羅漢徧滿
 一切衆生矣。法生故種種心生。是一切衆生不具
 足。五百羅漢耶。子能不住羅漢相。便能不住布施
 相。今日且須假借羅漢相。則又何妨假借布施相
 也。且吾一窶僧耳。巷呼而巷之人。無不忻且應應

人而非論

妙諦可以
雨花可以
感石

且捨者是五百羅漢神通。又在巷之人也。今指而
 稽首稱之曰尊者。其人退不敢居。引而過莊嚴羅
 漢之前。則頂禮不已。佛禮佛尊者。禮尊者。人誰知
 之。今吾勸大衆以像布施。實非以像布施。要與衆
 生共于光景。現滅中證神通本性。金屑泥屑。盡是
 功德聚。慈威二相。盡是智慧藏。看不破。一堂古佛
 看得破。泥胎粉碎。今日老僧行脚。只替大衆自顯
 神通。大衆若真實信得。各各莊嚴自己法相。這是
 老僧第一機。就凡眼上轉出法眼來也。余作禮言

之曰。貌子堅質。聽子言神通矣。持此以告大眾。當
令五百羅漢道場一時圓成也。吾以其意爲之疏。
具絕妙機鋒。非是蝦蟆禪。止堪一眺者。

○○○乞茅文

夫真爲幻。任。敝。不。新。成。悟。法。則。饒。儉。雙。融。寄。相。而。
成。虧。互。換。睠。茲。茅。蓋。泊。矣。禪。棲。山。雨。欲。來。不。護。朽。
枯。之。竹。檻。秋。風。吹。動。誰。禁。飄。蕩。之。蓬。簷。遂。使。佛。火。
濕。麩。麩。蕭。索。一。燈。孤。日。月。僧。厨。寒。刺。刺。支。持。半。壁。
老。烟。霞。迫。歲。月。消。磨。那。問。香。嚴。精。舍。只。風。光。在。萬。
誰。憐。選。佛。道。場。凡。屬。皈。心。寧。無。作。念。況。易。充。鼯。鼠。
之。腹。不。必。撒。米。鋪。金。豈。難。穩。鷓。鴒。之。枝。只。在。拔。毛。
借。勺。施。則。聚。微。而。成。伯。茅。亦。合。少。而。就。多。半。椽。俱。

簷香紫蘇
翠竹黃花

法寶圓成一莖卽佛身變現匪直杖錫有託應占
蓮種無邊謹疏

蕭洒竹籬茅舍風致

〇〇 謁胥口伍相國墓文

鴻忠竟兮怒濤埋靈骨兮神皋草芊芊兮古廟麥
青青兮遠郊孰鴟夷兮漂泊尚吳土兮逍遙片石
千年兮春光如在雙槐萬古兮歲寒不彫丈夫不
輕一死兮死固順其所遭鬻熊何讐慰父兄於九
死闔閭何德定君臣于一朝當其挾弓而走志不
安于溝瀆迨其齒劍而沒忠不化于江湖亂白公
而覆楚社僂王僚而定吳祧彼英雄舉事兮抱沉
幾而獨苦迫功成事就兮矢忠赤而不搖宜其避

豪傑語

三語畫公
心事

可以想先
生肝胆

難則身尊于九鼎而酬恩則命輕于一毛嗟乎人生行其所快耳固將捐日月而為昭彼借漢以報韓公戀赤松之喬喬至今悲相國之孤忠公羨子房之遐標然廢興各當其時公安能坐視人之亡國而遠去以為高宜朝秦而莫楚兮笑戰國士之囂囂嗟哉乎萬事畢矣千古常存為河為岳為日月星敢荐斗酒以荐千古墳靈旂髯髯兮湖濱嗟嗟韓讐報而不忘為四皓之籌留侯亦不能不為漢籌安危者謂相國得以楚報而置吳之

與亡不問乎若謂鴟夷去越則又何不去于會稽之時去于入吳之後也相國豈悻悻一死者哉文中直剔其肝膽

不能乘障
寫盡惟怯

要言不煩

○○○明中憲大夫大僕寺少卿層峯李公墓誌銘
嗚呼。此吾年友。太僕寺少卿層峯李公之墓也。公
諱時榮。字元敷。登萬曆丁未榜進士。歷寧德莆田
二邑令。以治行高等。徵入爲江西道監察御史。
是時當神宗皇帝晚節。邊境寢多事。東夷訖開
鐵遼瀋間。名城屢陷。塞上兵羸。不能乘障。而主客
餉歲糜百萬餘。主計仰屋無策。公條便宜。畧言兵
須酌其宜。餉當核其實。今日措餉之塗。不厭廣清。
餉之法。不厭精誠。令治兵者兼得問餉。主餉者兼

數事俱得
青徐幾先

得治兵自可首尾相應。征勦有備，朝論聽其言。尋而按長蘆鹽政，畿南地故廣斥，而民多豪倚中貴，爲奸利。公搜剔城狐根株，姦蠹蹉務凜凜。又章數十上，請宥言官，請誅逃竄，禁白蓮，除蠹吏，止萑苻，皆得報可。乃命公主餉事備遼，時遼餉餽去如漏卮，而郡縣征輓期不前，瓶罍罄而庚癸呼。公自昔抗疏時已腹畫具矣，乃勾稽簿籍，調劑歛散，飛檄刻期會。上募府如流水，持籌攬轡，威肅塞下矣。旋以勞晉太僕少卿。單思再贈公父母四品秩。

正身折處

而以予告歸。是時天啓初政寬大，朝士大夫以氣類相高，排擊異已，鋒不可近。中璫乘之，而鉤黨禍起，羅織琅璫下郡國者，旁午而公時家居，忽忽不樂。顧時閉閣獨坐，罕見賓客，間對客杯酒笑談，穆然感慨類深。念者人莫測其意也，無何晨起，寢門未闢，而公逝矣。同榜兄弟倉皇往視，枕其屍哭之，卒莫得其病狀。余顧哭之，慟曰：古稱賢者厚于德，薄于命。公之逝，其命也。夫幼失慈母，長背贈公零仞孤兒，飄泊師塾，筆耕餬口垂二十年，乃得一

第何難難也。董恭人糟糠相依，勸讀佐政，朝榮俄謝。宦邸分飛，至于伯道無兒。中郎有女，執奠含淚。予影自憐，抱此苦衷，其能久視至於無聊一決，豈其情耶？則又嘆曰：未也。曩公門人曾詹事楚卿，故莆諸生也，爲我道公治莆，如其治寧狀甚詳。嘆曰：公今之卓太傅、元魯山也。八閩邑大夫莫或先焉。嗟乎！彼田野感憤無聊而一決者，計晝無復之耳。賢者誠自重其死，以公治行與立。朝風飭嶽嶽，自表著豈不思用其未足而顧自同於溝瀆之行。

解
一
世
之

吾斷其不然。抑世道交喪，賢人長往，鷹鷂擊而鸞鳳翔，豺虎橫而祥麟隱。當其穆然深念時，有隱憂焉。夫公豈可以語人哉！抑此亦可謂一死生輕去就，遯世而無悶者也。而吾又何慟于公？按公先來自南渡，徙居上海，自其大父懷泉公。父庠生贈太僕復菴公而上，系皆無考。三世皆單傳，無基功之親，可以續其丞嘗之託，而竟以兩外孫在抱者，一名京孫，一名蘭孫，爲之嗣。京孫長壻章君肇開子，蘭孫次壻杜君元培子。二女之歸兩壻者，皆董恭

人出也。公生萬曆癸酉，距卒天啓乙丑，享年五十有三。董恭人生隆慶己巳，距卒萬曆癸丑，年四十九。有五。今年丁卯臘月廿七日，兩壻奉公暨恭人喪，合葬於神山之新阡，且以侍郎杜公狀乞余銘。余同公舉于鄉，遂爲銘曰：

孰躍而升之，一羽九霄孰隕而推之。泰山鴻毛，其華曄如。其果不食，蘭生于門。其種不植，豐于千秋。嗇于一子，嗟我元敷，其未歸于此。

拈出措餉清餉一籌，便足不朽矣。

起草華

○○爲考選諸君祭熊侍御文

嗚呼。陽明蝕而君子厄，元氣薄而正人推。嗟皇路之驅馳，悵吾公其焉如。惟公砥行冰壺，宅心霽月。德則春融，材則霆決。其持論也，引大義而執砥之平。其與人也，豁重襟而含鑑之別。中立之概，薄壻壁而不依。獨創之局，棄邊幅其如脫。當治行之內，徵借吾儕而待詔。彈冠侍從之班，振衣日月之表。

可想見其爲人

方將定國是而鎮人心，渙小羣而培公道。固非常人之優爲，亦吾儕同事之有造也。何一疾而奄忽。

幾欲仰面
而訊天

甫握手而遽相弔也耶。吾儕交公服公慷慨琅琅其音聽之淚洒世人何知見利而爭舍羶集蟻沒齒而腥百足爲扶盲相筴杖失之則顛迺蹈羅網亦有夸人氣俠自矜決於面墻波濤書驚或諱機械託宿名理理亦有機翻爲禍始嗟嗟世波如此而已非公深憂誰念及此嗟嗟天地經歲不生一人幸而挺生推則何頻進賢之難如舟挽陸魯未及川而奪斯速嗚呼哀哉惟我同盟集此經年投分合契道義爲歡領袖如公先降割焉嗚呼哀哉草木搖落鴻鴈在天寒途戒霜旅襯荒烟寡妻弱子一橐蕭然獨留榮名天壤之間莫公一觴有淚如漣靈其慷慨尚歆此言嗚呼哀哉尚饗亦自寫其世道人心之感成時憂國之心

○○○堂祭文

維萬曆四十五年歲次丁巳十二月朔越廿六日
丁巳。嗚呼痛哉。我父生而養不隆于兼味。我母死
而材不稱于五金。榮弗施于泉下。祿弗逮其雙親。
笑笑獨子。隻影單形。有女雖嫁。有孫未成。抱此長
痛。日夜淚零。男所以晝惟一餐。夜止一衾。蕭條終
歲。辛苦平生。沒齒無怨。甘病甘貧。念我父母。且不
享人世之樂。男何人而忍竊溫飽。以自寧。欲報罔
極。誓以身殉。今者奉親之命。卜吉高原。前臨浦水。

後依祖墳。纍畚男所親視。穴壙男所親營。旣安旣
固。以妥先靈。男畢此大事。苟竊餘生。有福則徼父
母之庇。而盡心報國。無福則歸父母之側。而泉石
終身。惟吾父立身清介。惟我母稟性惠溫。積德弗
享。宜利後人。男菲薄弗克負荷。惟願我父母安此
吉壤。而昌大其子孫。一世百世。乃育乃繁。繼其清
白。守其典墳。用行我祖父之澤。而不孝男之罪。可
以少逭於九京。靈輻將啓。寫此痛忱。嗚呼哀哉。尚
饗。

質直正似告親之文。

〇〇〇慰弟文

生死當亦如是

恐尚有清業

噫吁嗟乎。幼調五尺。非小成人。非天汝何所貪。汝何所少。吾思人生。欠視何為。以人閱世。多閱多迷。迷而不解。百業從之。譬人瞪目。晴空狂華。若合眼者。晴空亦無。汝之一生。諸業不起。兀然而生。杳然而逝。謂汝舌業。菽粟鹽齏。謂汝耳業。蛙鳴鳥啼。謂汝眼業。文史圖書。謂汝鼻業。幽蘭當除。謂汝身業。夏絺冬裘。謂汝意業。無懷古初。是諸業者。脫然無有。造物嗇汝。其亦全汝人忌。十成誰過于汝。且汝

齊
生死齊

形尸如蟬斯蛻。清風浮雲。更何牽累。若戀純綺。汝
生布葛。若戀珍齊。汝生藜藿。若戀妻恩。汝未有家。
若戀名韉。汝未出世。若戀利澤。汝不治生。是諸無
戀。得大清淨。汝生于世。如雁過江。雁無畱踪。江無
畱影。似此灑然。亦可長寘。或云人情如水。刀不可
揮。計汝所念。嚴親是依。但汝既至此。而寧用戀。為
汝生行三幸。有二兄。汝心欲盡二兄。知之。毋逝廿
年。廣漠淒其。汝今來歸。慈魂相比。汝所自盡。吾亦
不知。各盡所能。以報父母。存者沒者。兩無憾矣。吁
嗟乎。江水滔滔。燕山茫茫。彼魂氣既無不之。其亦
時集于我之旁也耶。

戀卽是業。脫離諸戀。何不可撒手而長行。

○○○擬試目戲題

士子來京師向我問試日者踵相錯也朝士大夫亦為其子弟馳尺幅來徵比南還而里社迫索更苦余笑而應之曰弄筆寫生原是適興事一日先據于中大類畫方界學書寧能奮筆滿志否蘇季子得太公陰符書錐刺其股期年而揣摩成今讀其說六國語曾有一字引陰符耶揣日之不能工為文猶陰符不得作合從說也大畧對景所至活其靈心隨手拈起妙議疊疊從十指生如是文寧

臨文去得
失想正如
是

故自可笑

有定目耶。諸生未解也。固請曰。以供寸晷。射覆耳。覆而中。九省而功倍。余又笑曰。我非東方生。安能先知守宮竅數。而代爲子射。諸生曰。先生且以目衡人律。令自先生出也。余笑益不止。曰。令我今日作律。明日作令。三尺又安在哉。雖然。伏習衆神能。作百首。自饒爲之。此古人作賦。詠括出數題。以佐子操觚生意。正不必預定其爲守宮竅數爾。

風感水而成紋。風水非相期也。且安必筮筮之同好耶。自堪一笑。

玄珠之得。偏以象罔。誰云擬議者工。

○○○題王甥尹玉夢花樓

闢一室。八窓通明。月夕花辰。如水晶宮。萬花谷也。
室之左。構層樓。仙人好樓居。取遠眺。而宜下覽。平
地。拓其胸次也。樓供面壁達摩。西來悟門。得自十
年。靜專也。設蒲團。以便晏坐。香鼎一。宜焚栢子。長
明燈一盞。在達摩前。火傳不絕。助我慧照。楞嚴一
卷。日誦一兩段。滌除知見。見見月忘標。南華六卷。讀
之。得齊物養生之理。此二書。登樓只宜在辰巳時。
天氣未雜。諷誦有得。室中前楹。設一几。置先儒語。

守人註脚
則自己聰
明受鑑

錄古本四書白文。凡聖賢妙義不在註疏。只本文已足。語錄印證不拘。窠臼尤得力也。北牕置古秦漢韓蘇文數卷。須平昔所習誦者。時一披覽。得其間架脉絡。名家著作。通當世之務者。亦列數篇。卷尾以資經濟。西牕廣長几。陳筆墨古帖。或弄筆臨摹。或興到意會。疾書所得。時拈一題。不復限以程課。南隅古杯一。茶一壺。酒一瓶。烹泉引滿。浩浩乎。備讀書之樂也。

樂矣。正恐窮措大難以消受。

平泉清深是退步訣。此爲進步訣。就所陳列書史中得吾輩讀書法。

○○○題高孝子傳後

吾嘗論孝庸常人事耳如吏不墨而女不淫固其
本色宜無足詫而叔世乃指為獨雖然夫亦有獨
者古人論忠孝而要之于死蓋習所豫喪所殆中
人之情如是能于此際分明者便是非庸常人便
謂之獨高孝子居常色養常人孝耳至其蹈白刃
涉風波瀕死不遺其親雖求之古人當無以過蓋
人之心神憑其所見見風波白刃便不見有親若
其所見止有吾親自無風波白刃當今之世休于

孝廉廉德

此緣是孝
子心事

外而喪于內者皆是也。若孝子者，亦可謂獨矣。吾嘗謂愚公移山之事，及讀孝子傳，乃信夫孝子不顧一死以丐父命，豈料身與親並完，迺竟兩脫于虎口，倘所稱匹夫之志，不可奪者，抑天相之矣。然孝子第曰：此庸常人事，吾行其當耳，豈願當世競指為異而當世學士大夫共詫而異之。夫其理又有可得而推者，若孝子真可謂獨矣。

世盡外休而內喪，自令庸行成奇行。

○○○題鍾面溪封翁壽冊

面溪先生嗜隱行，無官以子給事中貴官也。然竟以無官隱耳，讀天下書窮覽天下各山水而發之于詩歌，其祭酒于鄉年八十矣。壽之者曰：軒冕貴而先生塵也，珠玉珍而先生芥也，樂矣久矣。壽道也，余曰：塵等貴見貴矣，芥視珍知珍矣。若塵自塵貴，自貴也，芥自芥珍，自珍也。此兩忘而化于寬，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吾所壽先生者，以其寬也。扶筇自暇，則車馬自忙，紐荷自適，則組佩自勞，若

批錄條起

石自安。則官可自纏。真樸自榮。則名譽自辱。由由乎朝市之賓。而享山林之重。老而彌堅。寂寞而不。知悔。彼將何得乎。此而何失乎。彼是以太音振于洞壑。而大業惇于嘯歌。此先生所以壽于千秋。而不與蕞莖爭大年也。

想如珠圓筆如兔脫

